



网络小说集

纯情

浪漫

青春

俏皮

12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李御冰网络小说集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601-2617-0

I 李… II 李… III 小说集—网络 IV. I. 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1251 号

李乡状网络小说集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总 印 张 186

字 数 34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601-2617-0/I·102

总 定 价 696.00 元(全 24 本,本册 29.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编委会

总 编	李乡状		
网络小说主编	韩山寺	老 茶	
副主编	来雅苓	牛 丽	
恐怖小说主编	康 卓	李月萍	
副主编	滕正人	朱亚礼	
情感小说主编	王嫣嫣	刘小锋	陈立柱
副主编	张 闯	耿伟平	姚 波
亲情小说主编	魏 莹	徐加卫	胡西淳
副主编	国中华	王 黎	孔繁丽
电 脑 图 文	李洪霞	赵海英	唐小丽
插 图 绘 画	毛亚萍	齐 磊	于 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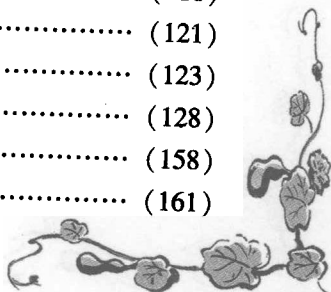
文 稿 统 筹 圣泽文化

感谢《胆小鬼》杂志的友情支持



目 录

永远的外婆	(1)
难得糊涂	(6)
胖三	(13)
你是什么鬼?	(15)
瘦子	(19)
我们到了墨尔本	(23)
灵异事件	(51)
魔高一尺	(55)
落红,见帖好	(75)
鲁宾斯坦的夜	(78)
无题诗	(83)
莫名情书	(88)
芦苇塘记事	(98)
读书	(107)
思念摇曳的黄昏	(111)
生活的瞬间	(121)
高手	(123)
我是来人间混的	(128)
不能没有你	(158)
老槐树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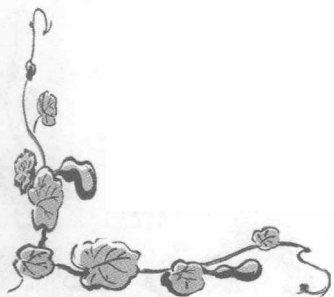




网络小说集



伤雨	(167)
不该发生的故事	(171)
再见,我的爱	(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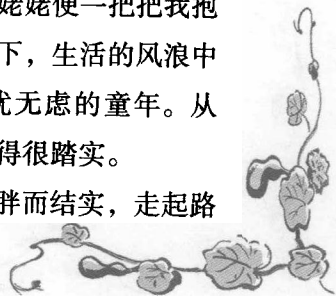
永远的外婆

想到这个题目，夜里便睡不着。外婆虽已去世多年，但她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些已经过去快三十年的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

东北人称呼外婆叫姥姥。我的姥姥不识字，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我也是在她的手戳上才知道她叫杨玉华。还是在学生时代校园里流行一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歌曲，我便把姥姥的称呼换成了外婆。每当我管姥姥叫外婆的时候，姥姥总是不作声，心里喜滋滋的，抿嘴的笑。

俗话说：血源相近，一脉传承。这话一点不假，生活中竟然出现过许多神奇的故事。还是在我两岁的时候，母亲因为工作忙，把我放到了单位的托儿所，当我第一次看到姥姥的时候，便本能地从几个小朋友中爬了过去，爬到了姥姥的身边，用小手拽着她的裤角，见此情景，姥姥便一把把我抱起，从此，在姥姥那双坚实的大手的护卫下，生活的风浪中多了一个人为我遮风挡雨，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从此，只要有姥姥在我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得很踏实。

姥姥是一个爽快直率的人，她长得肥胖而结实，走起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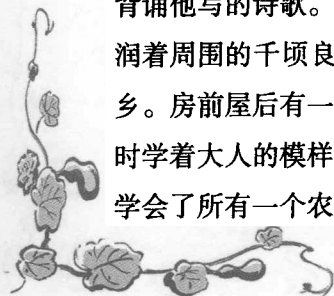


来左右摇摆。姥姥是个大脚，尽管她出身于封建的大户人家，在那个以小脚为美的封建社会里，她为什么没有缠足，是我一直没有弄懂的一个谜。

姥姥的家在乡下，那时候我只知道她们的家离我们家很远，要坐火车，要翻山过河，在姥姥家我每天早晨都能听到房后“李大豆腐”的吆喝声；每天中午都能见到房前的“王瓦盆”挑着家什挑子去赶集。农村的集很多，一三五是小集，二四六是大集，因为集市距离姥姥家近，我时常去看热闹，有时把集市当成旅游景点似的逛来逛去。童年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相当美好。

我的姥姥姥爷都是绝顶的老实人，姥姥在家做家务，姥爷在粮库打更当保管，左右邻居相处得很好，姥姥姥爷无论左邻右舍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他们都会尽量出力，把别人的事情都当成自己的事情。经常通过母亲为别人往乡下捎一些东西。偶尔有谁结婚，也往往到我们家做客。甚至有一些从山东逃过来的盲流也住在姥姥家。

“呼兰香、呼兰香，呼兰河水向东淌。”爸爸时常教我背诵他写的诗歌。姥姥家的东侧有一条母亲河叫呼兰河，滋润着周围的千顷良田，使他们那里成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房前屋后有一些自留地，我们经常在自留地里玩耍，有时学着大人的模样，种地犁田，渐渐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会了所有一个农民应该会干的农活，这对后来我在生活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一股从不低头的韧劲，打下了很好基础。1972年，我们家插队结束搬回了长春，父母觉得姥姥姥爷年世已高，便把他们一同接到我们家。姥爷到妈妈的工厂去工作，姥姥就成了我们一家人的总务。只要有姥姥在，无论你几点到家都能吃上香甜可口的饭菜，无论你想干什么，家里的事就全都交给了她。姥姥是我们一家人的靠山。

在姥姥的身边我总有许多知心话跟她说，也总有许多委屈向她诉。有时谁都不知道的小秘密，我也愿意和姥姥共同分享。那时，我们住的地方交通并不发达，上学需要经过一片农民的稻田地和一条大河，一有阴雨天，十分难走。记得曾经有一次下大暴雨，路过稻田地旁的大河时，我穿的靴子被河水冲跑了，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的内心里非常恐惧，生怕父母会骂我，躲在门口近半个多小时。当姥姥看到我光着双脚站在雨中时，一把把我抱起，当她得知靴子丢了的时候，不但没说我，反而告诉我晚上由她跟父母为我讲情，以后走路路滑要小心，我的心里充满着对姥姥的感激之情，那年我六岁。

“每当我戴上这鲜红的袖标，你可知道我的心情是多么的骄傲，是烈士的鲜血将它染红，是党的光辉把它照耀”。我写的一个散文诗叫《鲜红的袖标》，在1979年全长春市高中作文竞赛中夺得了第一名，我被破格允许出席长春市体育馆举行的全市中学生作文竞赛颁讲大会。当我走上舞台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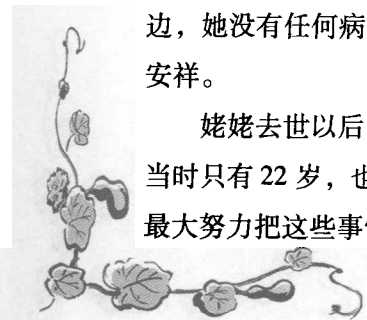


颂我自己写的散文诗的时候，由于紧张，尽管声音宏亮，可是腿脚却不知所措。后来，当姥姥听说我所获得的荣誉时非常高兴，特意为我做了一顿小灶。直到今日，每遇年节一家人也总是提起这事。

1983年，我参加了工作。我记得，我第一个月领工资的时候，我给姥爷买了他最爱喝的白酒，给姥姥买了一副老花镜，姥姥见了高兴得不得了。这一时期，我的写作欲望极强；经常有工作的各种各样小新闻像豆腐块似的堆在长春市仅有的三张报纸上，姥姥在高兴之余为我介绍了许多她生活当年的情况，比如她年轻的时候为躲避土匪长途跋涉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比如我的一个姥爷因为解放军送粮食而被国民党抓去活活打死。虽然当年听了这些故事并不以为然，可是今天对我的写作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写到那个时代土匪的故事的时候，这也许是我的文章获奖的缘故。

姥姥是一个高寿的人。她活了八十多岁，可是具体的岁数由于年代久远没人能搞清楚，直到她去世前夕，她还一直坚持不为家里人带来麻烦的原则。她临死的时候我一直在身边，她没有任何病，只是在呼吸中等待着死亡，她死得特别安详。

姥姥去世以后，我承担了所有料理后事的工作，尽管我当时只有22岁，也不明白其中的事怎么做，但是我还是尽最大努力把这些事情做好，来报答姥姥对我的养育之恩。





实际上，一个人活着的最大价值并不是人们能不能记住她，而是她的精神能不能在活着的生命中繁衍。

(李乡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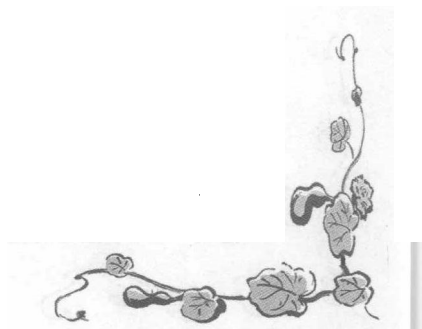
【回帖】

〔雨过天晴〕

姥姥，那一位慈祥的老人，总是在我们的记忆中留有一定的印迹。慈祥的关爱，使得每一位在姥姥关怀下成长的孩子都会对她记忆犹新。读完本篇，我们想到最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姥姥，正如笔者所述，只要她的精神能永远在活着的生命中繁衍，也就是值得的了。

〔风雨飘摇〕

朴实无华的语言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普通的慈祥的老人，她慈祥、勤劳、开朗豁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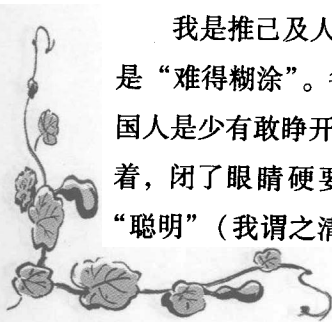


难得糊涂

昨天翻书箱，竟翻出一把折扇。这扇子的一面写着四个大字，道：难得糊涂。我知道这是仿郑板桥的，字也写得奇形怪状，很有意思。

从前我单是听说这四个字，据说是故意写得叉手叉脚，发发牢骚的。我没有见过郑板桥的原字，不大好评论，所以我相信他是故意正话反说的。不过这回一见这扇子，看到下边原来还有一行小注：聪明难得、糊涂难求，而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我不知道这几句，是后人给加的注解，还是郑板桥原来也有这意思的？如果是后者，那当然没什么好说，是后世教人的“糊涂经”；如果郑板桥原也有这意思的话，那么，“难得糊涂”就不仅仅是牢骚一句，恐怕也有几许真心的。

我是推己及人，未必准的。但确实也知道在这世界上真是“难得糊涂”。鲁迅先生的文章《论睁了眼看》里说，中国人是少有敢睁开眼睛看看现实的，多数都在那好梦里昏睡着，闭了眼睛硬要歌功颂德，大唱光明。这就是说明了“聪明”（我谓之清醒，“聪明”二字，在我是另有解释的）



之难得了。清醒的人少，反过来则说明糊涂的人正多着呢。那为什么又说“糊涂难求”呢？因为事实上，中国人之不敢睁开眼睛看，恰证明了他们并不是真糊涂。要知道，真糊涂也是一种幸福。身受其苦的时候，竟然能够不觉其苦，偏要糊涂，你说难不难呢？这样的人当然是有的，他们自然也明觉得苦的，不过却以为天经地义，因此上绝没有什么不平之气。只是这样的人仍然是“难得”，因为人毕竟是属于“高级动物”，思想比较发达，只要稍一思索，就“糊涂”不起来了。然而，他们却也并不清醒，因为要清醒起来，就会想到改变现状，而改变现状何其难哉？于是，不敢睁眼，乃闭着眼睛硬唱高调。这是“装糊涂”的。所以说，事实上是“装糊涂”的人最多，真糊涂的人少，而清醒的人也很少。“由聪明转入糊涂”的尤其少，也就是所谓“更难”。这才到了“难得糊涂”的正题。

已经清醒了，为什么还要糊涂，并且说“难得糊涂”呢？看到郑板桥之大发牢骚，其实是不难想象的。真清醒的人，希图改变现状，但现状却不能容他来改变。造成现状的人不容许，也就是说，希望人们昏睡、糊涂的上等人，当然不容许他，于是压制、迫害，这个且不说吧，就是维持现状的人们，亦即“装糊涂”的人们，其实也不容许他的。虽然改变现状，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一点儿好处，但那好处却茫远得很，而马上跟着来的损害却是分明的，近在眼前。如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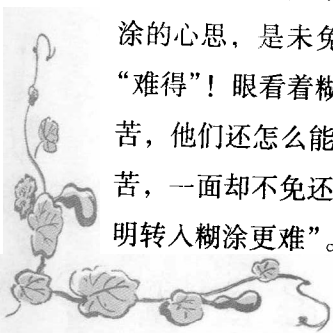


容许清醒了的人们去改变现状，自己也非马上跟着改变不可。打碎了自己千年来一直做着的好梦不说，连现有的好处也会失去，而所得的，却是不知道第几世才能轮到自己的子孙的所谓“好处”，这对他们来说，太不划算，当然不行的了。

这些装糊涂的人，首先是上等人教给他们不准清醒，非糊涂不可，否则就要连装糊涂都不可得了；其次是他们的祖祖辈辈教给他们如何装糊涂，说是不装，就要连装糊涂都不可得了……他们因现实的教训和祖辈的遗言，知道不装糊涂的害处，却还没有见到清醒的好处，所以对于清醒者，往往是要怀着敌意的。有时候对于清醒者，也有那么一点儿感激，但是同时也笑他们，可怜他们，而且更加憎恶他们。

于是，这上等人给予清醒者的迫害、装糊涂的人给予清醒者的迫害，同时夹攻了，清醒的苦楚立即迎头。将这榜样给装糊涂的人们看见了，就更加觉得清醒不得，非“糊涂”不可。

所以我说，郑板桥的所谓“难得糊涂”，即希望可以糊涂的心思，是未免也有几分真实的。但是，这糊涂仍然是“难得”！眼看着糊涂的苦楚而清醒了的，又看到了清醒的苦，他们还怎么能再“糊涂”？所以一面明知道清醒了的痛苦，一面却不免还要更清醒，于是更苦……所以说，“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事实上，不但是难，简直是做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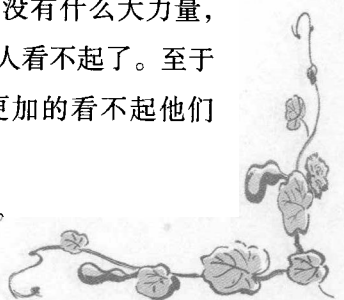




最多也只不过做到了“装糊涂”而已。但这时候的“装糊涂”，和原本就装着糊涂的，也有了些区别。那些原本装着糊涂的人可以忘其所以，不再想到苦，一味做着未来发达甜蜜梦，而这些由清醒而至于不得不装糊涂的人们，却连这未来发达的甜蜜梦也失去了，内心依然是清醒的，其苦不堪言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时候是糊涂不可得，聪明也不可得，忘了聪明一味装糊涂也不可得了。

但世上也还有一种人，他不是清醒，也不是糊涂，别人的清醒和糊涂，于他全是可笑，可怜的。这种人，就是我所谓的“聪明人”。他们看不起高高在上的“上等人”，觉得他们昏聩，也糊涂，因为他们不明白清醒人的心思，竟会以为清醒人有什么大力量，因而害怕他们，迫害他们。聪明人是知道的，清醒人只是自己清醒，他叫不醒那些糊涂人，又本来只是文化人，手无缚鸡之力的，实际上绝没有大作为，顶多说几句讨厌的话，自己吃苦罢了。因此，聪明人也就看不起自以为清醒的人。这些清醒过来的人，也以为自己有什么大力量，能成什么大事业，其实最多不过说几句为人讨厌的话，最终是自己吃苦。如果明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大力量，仍然偏要说那些话，可就更加讨厌了，让人看不起了。至于那些糊涂和装糊涂的人们呢？聪明人可更加的看不起他们了。原因自明，不必多说。

这时候，清醒的人就又多了一种敌人。





但聪明人毕竟是聪明人，他们原本和清醒的人是一样的“知识阶级”，所以很知道清醒人的底细。有时候就故意装得好像朋友一样，还故意和清醒的人说些上等人的坏话。如果清醒人一不留神，是也会受骗的，你被他骗去了实话，他就去告发你了。

不过好在，清醒了的人未必都傻，也就因为毕竟都是一样的“知识阶级”了，所以清醒人是往往也知道那些聪明人的底细的。于是，他们不但不被骗，还要揭掉聪明人的皮，露出里面本来的东西，揪出他们的狐狸尾巴来。

不过，也并不仅仅只有清醒人知道聪明人的底细，好像那些装糊涂的人往往也早已经认清了他们的底细似的，据说，还在京剧里编出了“二丑艺术”了哩！——也因此，装糊涂的，毕竟还不是真糊涂。

从此以后，那些自谓聪明人的家伙，可不免要掉进真糊涂的陷阱里去了。所以他们是绝不会说什么“难得糊涂”的。

（无花蔷薇）

【作者简介】

无花蔷薇，出生于吉林省一个小镇。公主岭市作协会员。





网络小说集

《晨钟论坛》、《搜来网原创文学》、《白鹿书院》中网名无花蔷薇，《榕树下》及《中国投稿热线》中网名“冰月儿”。

作诗二三百首，散文几十篇，小说杂文若干。（自编文集一部，见网上个人主页：qxmgyl26.com）自幼爱好美术，后因崇拜鲁迅先生，而渐渐迷上了文学。

至今除在不知名的小报发表过几篇诗歌散文之外，无甚成绩。后转战于网络，糊涂混日，蹉跎至今。

【回帖】

〔雨菲菲〕

难得糊涂，是社会上一些人活得太累了，整天要动脑筋算计别人，所以他们希望自己能糊涂一些，让自己轻松一点儿。

